

草长风筝飞,把春天嵌入眼底。苏轼、陆游、伍子胥……在春日书香里,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不竭人格力量。不妨——



特别策划

与古人同游

成为苏东坡

□ 江锦灵

1079年,42岁的他被小人控以文字讪谤皇上而入狱,那时,他不叫苏东坡。

《苏东坡新传》可谓作者和传主达成心灵相通之作。仿佛不仅李一冰要写苏东坡传记,也是苏东坡传记选择了李一冰。既写他传,也算写自传,作者在人生低谷背诵了2000余首苏东坡的诗,恰从苏东坡出狱贬在黄州开始写起。作者要代入传主,相当于演一回苏东坡,以苏东坡的悲喜为自己的悲喜,方能作此传。

不免拿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来对比。林语堂多把苏东坡当成人生偶像来抒写,是“静态”的苏东坡,仿佛苏轼本就是一名天纵才子情者,旷达乐天。他一亮相便是横空出世的状态,近乎写意,文采有余,但缺乏富有逻辑感的历史现场和生活细节为支撑和过渡。李一冰多把苏东坡视为患难知己来叙述,是“动态”的苏东坡,准确地说,是从苏轼到苏东坡这样一个艰难转变的状态。他看到的苏东坡是入狱、出狱,一再遭受打击,又从苦闷困顿走向豁达乐观的生活强者。《苏东坡新传》工笔细腻,宽博深刻,但语言略显疏离,较之前者功力不足。不妨将两本传记互相参照着阅读。

对于当代读者而言,阅读《苏东坡新传》,是理解苏轼的有效途径之一。在传记写作的第一手素材面前,作者认为,文不如诗。苏东坡文章侧重于阐述观点,难免受到当时环境、地位、见识等影响;而他写诗,主要是抒发个人性情,传达神韵。在“自证”形象的价值方面,诗比文更精准纯粹。当然,诗歌解读也给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者不经意地提供了品读苏诗的一种方法论,苏诗偏重写实,或把事实化于抒情,简直是对其人生活的“同声翻译”。苏诗中包含事件背景、生活经验、用典等,单纯吟诵往往不够,要推敲词句褶皱里携带的信息。因此后世不断有人注释苏诗,如王十朋的《苏诗百家注》、查慎行的《补注东坡编年诗》

等。

无疑,苏东坡的天赋才情,与他家庭的文化氛围分不开:童年时,母亲讲授经史之学;成年后,家人支持他游学;与父亲、弟弟谈诗论文。弟弟子由更是护佑他一生,苏东坡的“军功章”有子由的一半。苏家门风淳良,亲情、家庭文化及日常熏陶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苏东坡的政治才能,不输于文艺才情。他的主要职业是地方官员,造福一方百姓,能干实事,如治水修堤、筹粮赈灾、采药造墨等。另外,不熟悉他的读者,以为苏东坡只写“明月几时有”“欲把西湖比西子”“大江东去”之类的诗词,其实,他像杜甫一样写了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比如《吴中田妇叹》《鹧鸪麦行》等。

苏东坡是现实的浪漫主义者,或说浪漫的现实主义。他的生活,血肉里冒着热气,透着纹理。既可以在困顿的生活中开出浪漫的花,也可在虚幻的云端开掘现实的根。他能把苦水酿成甜酒,兑着明月清风吸饮。细究,倒不全因性情旷达,更因为他作为实干家的兢兢业业和事必躬亲。文人士大夫中不乏性情豁达淡泊的,但面对具体困境时,许多人就缺乏这番躬行解决问题的本领。

他不是一开始就叫苏东坡。面对变故,他也像常人一样惧怕且狼狈。御史台派出史卒到湖州实施逮捕时,苏轼惶恐不敢出现,甚至问旁人要不要穿官服;被押解途中,他想过跳江自尽。对于苏



李一冰著《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东坡来说,从乌台诗案到贬谪黄州的这段时空,是幽咽忽断,是在人生低谷历经风雨艰难地盼一线希望。后来,人生给他提供什么食材,他就竭力做成什么菜。

成为苏东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他在仕途沉浮与现实困境中逐渐完成了自己。李一冰也因撰写《苏东坡新传》完成了自己。我读到了作者对苏东坡的敬意和感同身受的悲悯,也读到了作者与苏东坡互文的人生况味。如果说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让苏东坡升为“仙”,那么李一冰的《苏东坡新传》,又让苏东坡回到了大写的人。

有趣的是,苏轼的日常会恃才使气,不无尖刻的一面。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嘴上说着崇拜苏东坡,但倘若真与其为友,日常相处,也许没几个回合就得互相拉黑。

苏东坡若有对手的话,或许是年寿。从精神层面论,年寿也没禁锢他,他以灵魂的方式挣脱年寿限制,精神品格超越了时光限制,延伸至当下及未来。苏东坡的灵魂碎片散落人间各处,每个人身上都可能找得到苏东坡的影子,是“苏东坡分之一”。

天地一放翁

□ 盛新虹

从容博雅。此书以严密可信的史实,简洁畅达的语言,生动的细节和对历史人物不偏不倚的衡量,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鲜活的陆游。作者根据自己的心得,把陆游的诗文巧妙融入传记中,加上独到的评述,闲笔逸出,生动自然。

穿越历史的浩渺烟波,我仿佛看见陆游从书中走来。他说,沈家园里又逢春,梅花还是从前的梅花,春亦如旧,只是玉骨早已化作了尘土。钗头凤,唐婉,那朵常驻心间的梅花,在诗人心中,始终明亮而柔和。

沈园里的爱情悲歌,也是一首矢志爱国英雄的悲歌。陆游生活于内忧外患的南宋王朝,受曾几等名师教诲,一片赤诚的爱国种子,在少年时就深深埋下了。他一生经历了科举落榜和政敌打压等种种磨难,但始终保持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高昂斗志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可贵操守。家国之痛,心系天下是陆游生命中永恒的底色,他在60年间写下近万首诗,那颗蓬勃而炽热的心,那份抗金护国的不渝意志,字字句句,从心底发出,惊天动地。

《入蜀记》是此书最为重要的书写部分。在南郑(陕西汉中)从军的8个月,是陆游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时刻。他有勇有谋,武艺超群,上马击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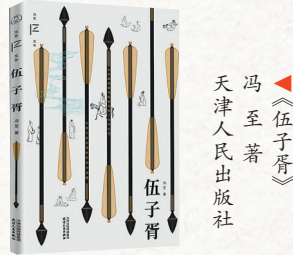
胡,下马草军书,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射老虎,到火热紧张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烽火南郑,让诗人心中充满了斗志和力量,这种浓厚的报国决心一直深刻于心,直至他的晚年,直至人生的终点。

陆游并非好战之人,他也崇尚“止戈为武,亲仁善邻”“乾坤均一气,夷狄亦吾人”。普天之下,华夏子民,其乐融融,是陆游心中描绘的理想国。他一生努力谋求的,不是眼前的功名利禄,而是天下太平、国家统一、民族和谐。这种诚挚、宽宏、伟大的理念所体现出的爱国境界,与投降派的苟且偷安截然不同。这种精神在今天也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

在四卷《乡居记》中,作者用自由洒脱的文字,还原场景,写出了一个活活泼泼的陆游。在这片他养他的土地上,陆游像写日记一样作诗,他和乡邻一起喝酒吃肉,处理邻里的小事纷争。他时时和百姓打交道,关注农事,锄草、喂牛、采荠菜、事蚕桑、学春耕。他懂医,懂药,山阴道上,他骑着驴,背着药箱,经年行医,救人无数。山阴的农村,山水皆佳,陆游久看不厌,天光云影,茅舍竹篱,村树相间,渔舟往来。还有越地的好茶好酒,皆是诗人须臾不离的杯中物……

洋洋30余万字,作者历经数年,穷尽所能地查史考据,走访陆游后裔,数次沿着陆游的踪迹实地探访,推陈出新,为我们叙写了一个立体而真实、自在而鲜活的陆游,一个有着诸多爱好与成就的“超人”,一个文心高古、铁马秋风、梅香如故的爱国诗人。

借书中语说:“八百多年来,陆游,一位至死不渝的爱国歌者,一直挺立于天地之间。”



冯至著《伍子胥》天津人民出版社

前踏一步。其实,伍子胥逃到吴国并没有得到新生,他仅仅只是活着。他完成了向死而生的旅程。接下来,就是他在吴国为了复仇大展拳脚的故事了,是他无限辉煌同时争议纷杂的一生……

小说文字充满美感,诗人的浪漫俯拾皆是。私以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刻画伍子胥频繁的思想斗争,作者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让读者深入地感受伍子胥,或是成为伍子胥。

面向乡土的深情叙事

□ 胡磊

乡村是文学书写的主流空间之一,乡土叙事则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一个母题。赖丽芳的散文创作是个人化视角的乡村叙事,她的散文集《夹湖谣》是一部关于乡土回望与现代思考的文本集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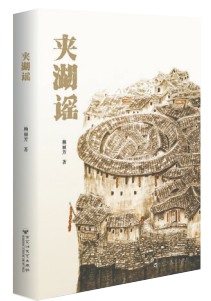
赖丽芳的散文营造了浓厚的乡土性,在场感和现实性。她写的是身边的乡村小人物,散文闪光的地方,也正是对这些普通人的书写。他们从不懈怠,精神饱满,心态快乐;他们专注,不抱怨,不屈从于命运,以自然的心态和美好的期许对待生活。可以说,越是在困境中,他们的生命越是坚韧充实。这些乡村叙事中,精神的光芒不仅从淳朴的村民的身上升起,也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升起。读者不仅从乡村的凡人小事中看到了生命的底色,也能感受到传统力量的力量。

乡村中许多被隐匿的部分,很值得去挖掘和书写。她的文本使我们对于行进中的中国乡村有了新的认知,同时也引发文化意义上的思考。这是人与自然、社会、现实、自我的融合与和解,也是对生命的深刻解读和诠释。散文书写是情感叙述和自我抒情的最好方式之一。书中的“山水家园”部分,多是作者驻足乡间的现场叙事,内容多为日常见闻感悟,质朴温情。《秋落》《一间住着流水的瓦屋》《箬竹青青》《冻桂花》等作品,讲述了谷斗叔、阿德公、苗婆姨等亲邻的故事,有耕作收获之欢愉,有对乡村物事之钟情与热爱。写的是匠人物语,但感觉敏锐、思绪飞扬,文字妙趣横生、活色生香,一下子将人物的性情、生命、精神带入了纯净境地。

本书表达的是一种感恩,一种乡愁,一种渐进之情。因而单从创作题材向度来看,本书无疑是面向记忆的:一个记忆中嬗变的原乡,一个让灵魂成长的原乡。散文可以仰望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以远观与近察,以乡村世界折射哲学意义的天地之道。

作者从事文艺刊物美术编辑十余年,从容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书中诸多贴切而又精美的配图插图也出自她手,与文字相得益彰,颇具气象,体现出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化心理和思想修养。

散文集《夹湖谣》呈现了作者沉潜内省和淡泊静虚的性情与心境,从生活的某个切口慢慢进入,以乡村叙事的情感意象为线索,多平铺直叙,以意识流的手法叙述,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一些智性的思考。文本叙事起于平淡,叙述自然,但情真意切。对于她念兹在兹的赣南乡村来说,《夹湖谣》是一次真诚的致敬。



赖丽芳著《夹湖谣》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此地的挖掘呼应着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对当下的记叙沉入历史,乡村印象与书写对象、抒情意象,以饱满、多面的历史主体身份出现。历史的身影虽然斑驳,但依然能传达出难以言说的隐喻与符号。故乡显然比城里更让作者魂牵梦萦。

“匠人物语”部分侧重书写特殊时代语境下坚守传统文化的村民群像。这些作品用生动的文字描写了土陶瓮之实用、石城砚之精美、煎豆腐之特殊,一张张阿姐山土纸在过往中渐渐堆叠起来,走向厚重,形式和内容都让人印象深刻。作者也深情记录了制陶手艺人叔对土陶瓮、阿耕叔对煎豆腐、花果婆对莲花酒饼、堂舅公对老樟树的钟情与热爱。写的是匠人物语,但感觉敏锐、思绪飞扬,文字妙趣横生、活色生香,一下子将人物的性情、生命、精神带入了纯净境地。

本书表达的是一种感恩,一种乡愁,一种渐进之情。因而单从创作题材向度来看,本书无疑是面向记忆的:一个记忆中嬗变的原乡,一个让灵魂成长的原乡。散文可以仰望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可以远观与近察,以乡村世界折射哲学意义的天地之道。

作者从事文艺刊物美术编辑十余年,从容游走于文学与美术之间,书中诸多贴切而又精美的配图插图也出自她手,与文字相得益彰,颇具气象,体现出独特的审美经验、文化心理和思想修养。

散文集《夹湖谣》呈现了作者沉潜内省和淡泊静虚的性情与心境,从生活的某个切口慢慢进入,以乡村叙事的情感意象为线索,多平铺直叙,以意识流的手法叙述,然后水到渠成地得出一些智性的思考。文本叙事起于平淡,叙述自然,但情真意切。对于她念兹在兹的赣南乡村来说,《夹湖谣》是一次真诚的致敬。



近代中国文化里的月亮

□ 蔡洁

近期,黄兴涛等推出新著《月亮的入文史: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从三个层面阐述了月亮文化在近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新陈代谢,包括物理学中的月亮新知、社会变革中的月亮民俗以及文艺创作中的月亮情怀。传统的月亮神话在科学冲击下逐渐瓦解,商品经济的渗透催生了月亮节庆的社会新风尚,月亮意象承载着时代的复杂情感。本书通过勾连这三重话语形成的联动与变奏,诠释了近代中国别具风格的月亮入文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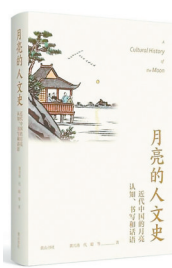
近代以来,诸多现代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对源远流长的月亮神话形成强劲的冲击力。本书挖掘了传统的月亮话语与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的牵扯纠葛与渗透杂糅,这一观察视角交织着民族危机下国人的文化焦虑。嫦娥奔月、蟾宫玉兔构成的神话境界,历代月食救护制度的继承发展,使得月亮在传统中国附着种种神异色彩与浪漫想象,虽可望而不可及,却牵涉着国运盛衰与民生安乱。但在现代科学的视角下,月亮是一个可探测的、可抵达的星球。月亮褪去了神秘的面纱,在民间社会长存。

其实,月亮神话在大众心中难以割舍,与国人特殊的寄月情怀有关。精确的科学技术还原出一个冷冰冰

的、没有光明和生命存在的球体;但对于大众而言,月亮是有温度的安放情绪的情感空间,可以被书写、被阐释、被演绎。它是诗歌、小说、戏剧的经典母题之一,还深刻地嵌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可以理解,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与登月的科学试验杂糅而成的“旅月想象”,因何在民国时期流行开来。直至时下的“探月工程”,月亮的传统人文内涵从未消逝,展现出中华文明变通革新的韧性魅力。

随着月亮的“去神化”,民国时期中秋月的情感基调,逐渐由私人领域的“祈拜护佑”转向公共领域的“悦己娱乐”。祭拜的迷信色彩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轻松浪漫的休闲娱乐。现代商业与传统节庆的结盟,是都市文化的重要特色。月亮不再是悬于高空、俯瞰众生、不可亵渎的,而是融入大众生活,调动民生节律,具有与民共乐的亲和力。诸如中秋月饼的包装与售卖、赏月旅游路线的开辟、公共空间的节日狂欢等,为大众生活带来了新鲜消费模式和娱乐体验,构成了都市日常生活中的新式浪漫。

民国时期文人特殊的月亮情结也由传统的“内敛性”向现代的“外散性”转变,并嵌入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作者着力从情感史的角度分析了现代诗歌、散文、戏剧的月亮书写,打破了“思念”“团圆”“阴柔”“清冷”“纯洁”等传统文人对月亮的固有定义。最具代表性的是“嫦娥奔月”这一经典故事的反复讲述,既承载着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恋爱的唯美情感,又发出了抗战时期抵御侵略、反抗独裁、向往光明世界的时代强音。由此,月亮不再只是个人化情绪的宣泄,而化身为公共话语的阐释载体。



黄兴涛等著《月亮的入文史:近代中国的月亮认知、书写和话语》知不足斋出版社

作家陆春祥长年致力于笔记新说系列的写作。在一次访谈中,有人问陆春祥:“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最想见到谁?”陆春祥的回答是:陆游。

陆游留有《剑南诗稿》《放翁家训》《渭南文集》《老学庵笔记》《入蜀记》《南唐书》等著作。河山家国、坎坷曲折、世间柔情,所有的所有,都化作了他的诗文书,化作了激励后世的耳熟能详的金句。

于是,就有了我手头这本传记。捧读本书,散文的笔法带着浓郁的抒写风格,

与其说《伍子胥》是一本象征体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首隽永优美的长诗。小说中故事性减弱、情节被淡化,字里行间洋溢着诗的抒情。

小说取材于春秋时期伍子胥从楚国逃亡至吴国那一段历史。但本书不拘泥于历史,作者依据历史、提炼历史,加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城父、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延陵、吴市,每个地点都有一个人让伍子胥“进化”,而同时,伍子胥的心理活动愈加频繁,心性也越来越成熟。

在城父,故事开始的地方,伍子胥和哥哥面对着一个关乎生死的抉择。是去都城和父亲一起死,还是逃离化身复仇者?夜晚寂静可怕,兄弟俩无言地思想交战。最终,忠厚的哥哥决定去都城与父亲相见,而伍子胥走上了逃亡的路。第二天清晨,他背着弯弓与利箭离开了城父,离开了这里的日出日落。兄弟俩一个回到生养的地方,一个走向远方。

一路向东,伍子胥蹚河穿林。在林泽,遇到了隐士楚狂和他的夫人。楚狂夫妇在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一切都闲适恬静,可这样的生活让伍子胥感到空虚。他走了,又遇发小申包胥,一个为楚国服务的青年。命运把两个至交划分成两个世界的人,彼此相望,各自守着眼前无边黑夜。

逃亡还要继续,他不知疲倦。到了洧滨,遇到了沉沦的公子建,伍子胥愤怒而去。到了陈国都城宛丘。此时陈国飘摇于楚晋之间,卑鄙的陈国